



新媒体与社会
New Media and Society
ISSN ,CN

《新媒体与社会》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作者：施旭，袁周敏
网络首发日期：2026-04-20
引用格式：施旭，袁周敏.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J/OL]. 新媒体与社会.
<https://link.cnki.net/urlid/CN.20260420.1025.004>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施旭 袁周敏**

摘要 究竟什么是中国话语，有怎样的规律和特点？在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里，中国应该如何运用话语，助力民族复兴，推动世界朝着和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本文从跨学科、跨文化，植根本土放眼全球、文化自觉文化批评的整体多维视角，力图勾画明晰、全面、系统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进而提出一套更加强劲的话语体系发展战略。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更加充分地认识和说明中国各领域话语实践，也为中国更有效地实现其战略目标和参与国际治理提供策略建议。

关键词 文化话语研究 中国话语研究 话语体系 文化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ontemporary Discourse System and Its Strategy for Development

Xu Shi, Zhoumin Yuan**

Abstract What exactly is Chinese discourse, and what are its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Amidst the current turbulent global landscape, further, how should China employ discourse to contribute to its own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well as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towards a peaceful and just world? Proceeding from a locally-grounded and globally-minded, cultural conscious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elineate a clear,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

（22&ZD313）施旭子课题“话语体系视角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策略研究”阶段成果。

** 施旭，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交际学，话语研究，文化学；袁周敏，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语用学，话语研究，国际传播。

framewor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 Moreover, it proposes a robust strategy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ourse system. It is hoped that this work will serve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and articulation of Chinese discursive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guide its future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ests of achieving national goals as well as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System; Culture

一 前言：问题与目的

进入新世纪，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引发了西方世界的复杂反应。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全球话语体系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对中国存在系统性的曲解：在理论预设上，惯用“政府-人民对立”、“中国威胁论”及“威权操控媒体”等二元对立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则套用西方模式，或孤立取证，或进行以偏概全的内容分析，最终得出中国媒体封闭、人民反抗、意图称霸等结论。这种学术操作本质上是以“普世”立场为名，行“东方主义”之实，将中国塑造为国际社会的“另类”，强化了偏见。^[1, 2, 3, 4, 5, 6]

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与内外政策也往往充满歧视与误读。它们无视中国延续五千年文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努力曲解为“坑害”美国、“愚弄”世界，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严重破坏了跨文化理解与国际合作。

面对西方的学术霸权与社会偏见，中国学者给予了有力的回应。例如《中国震撼》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论点，打破了“历史终结论”和西方话语霸权，为世界提供了新的现代化路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话语体系研究》用中国概念解释中国实践，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然而，国内学界亦存在盲从西方理论、缺乏本土话语体系的困境。但是也必须指出，语言、新闻、传播等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追随英美势力的惯性，偏信西方学者，忽视民族文化身份与亚非拉学术关怀，导致研究西化有余而本土化不足，难以准确阐释中国实践。因此，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植根中华文明、立足中国现实、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话语理论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亟待完成的时代使命。

面对国际社会、媒体和学界的复杂挑战，我们将从跨学科、跨文化，植根本土放眼全球、文化自觉文化批评的整体多维视角，力图勾画明晰、全面、系统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进而提出一套更加强劲的话语体系发展战略。其目的，一方面是界定中国话语的术语、厘清中国话语的概念，包括其在全球话语世界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勾画当代中国话语具有什么样的规律和特点，诸如当代中国人在交际中的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意义生成和理解的规则等等。另一方面是筹划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战略，即谋划中国在变乱交织的世界局势下，运用话语工具助力民族复兴，推动世界朝着和平公正的方向发展的目标与策略。这项理论建构和战略谋划的工作的意义在于更加充分地认识和说明中国各领域话语实践，也为中国更加有效地实现其战略目标和参与国际治理提供全球传播的行动方案。

二 构建和发展中国话语体系的原则

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谋划其发展的战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行动原则。

要揭示交际的文化规律和特点。当代中国话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质、内涵、语境、原则等。只有切实揭示其特点和规律，才能正确指导中国实践，帮助国际社会认识和理解中国。为此，在实证研究层面上，可以去分析涉及中国和世界重大现实问题的话语现象，发掘其特点、揭示其缘由；也可以通过跨文化视角，刻画中国人的交际观念、原则、策略、条件。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可以去发掘中国文化要素（如历史、哲学、心理、政治、社会、国际语境（包括其他文化话语体系））与中国话语的关联；可以去揭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对当代理论构建的启发意义。

要彰显交际的民族特色。中国理论应彰显民族理想和智慧，因而也增进民族学术身份和地位。为此，一方面运用中国的世界观、思维方法、价值体系、学术成果、历史经验，以创立具有民族印记的问题、概念、范畴、规则、策略，另一方面，对准中国需求，直面中国难题，聚焦中国优势，发掘中国智慧，点亮中国创造，以鲜明反映民族现实关切和能力。

要具有交际的全球视野。中国理论必须胸怀世界。中国话语是人类多元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是全球不同话语体系互动中的一支。中国话语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话语本身

含有天下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时代新语境下，中国问题可能也是世界问题，世界问题也可能是中国问题。

要具有交际的跨学科视野。中国理论当然必须是学科交叉的产物。显而易见，我们的研究对象和要回答的问题（完全超出传统话语分析、媒体分析的范围），不仅关系到话语不同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科学、艺术）。这意味着，研究者必须跳出传统单一的学科窠臼，吸取各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学科的融合也必将带来更加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力。

要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从理论上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一个重要的动机是能够有效地与国际社会交流对话。那么，它应该运用多元文化的视角和准则，在知识论、理论、方法和问题方面具有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质和特点，充分掌握和使用先进传播手段和渠道，运用易于对方理解和尊重并能使对方接受的方式。

三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

在本文里，我们进行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理论构建的基础是“文化主义”的交际学/传播学（Communication Studies）--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7,8] **文化话语研究主张：**（1）人类交际/传播（human communication）是由各不相同但相互作用的文化话语体系(cultural discourse systems) 组成的多元统一体；这些文化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并非平等或正义，然而正是它们的互动交往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文化话语研究是一种乐观主义的范式。而文化话语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探索（a）各文化话语体系的规律特点和（b）这些不同话语体系在互动中所形成的权力关系；最终目的是促进交际研究的学术创新和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与繁荣。这里的话语，指的不单单是孤立的文本，而是指个体与群体在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有目的且有后果地运用语言及其他媒介所进行的社会交往实际（注意是多元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因此，文化话语研究的方法，超越西方传统拘泥文本的“刻舟求剑”式模式，而是对交际主体、言行、媒介、目的、历史、文化多元要素进行全面辩证综合研究。这里的话语体系被理解为指引导、构成、形塑、改变一个特定族群话语实践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观、记忆、知识、信息、语言、言说与理解方式等）和“行动体系”（主体、技术设备、经济条件等）的统筹机制；是话语实践成败的关键。那么，话语体系就成为文化话语研究者分析话语过程中的重要变量，也是指

导话语实践的重要参数。这个整体机制我们便称之为该族群的文化。在此意义上，文化存在于社会交往实践之中，通过人们不断的话语构建而将其传承、利用、发展、变化；也因此可以说，研究文化话语就是研究文化--文化研究。这里还可以看到，文化话语研究的成立，打破了交际学/传播学的文化霸权格局，^[9]使文化对话、学术创新成为可能。这些文化话语研究的理念便是“文化主义”的核心要义。

既然人类交际可以看作不同文化话语体系组成的多元统一体，那么我们理应将当代中国话语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体系来审视；同时，我们也应该将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作为文化话语研究的一个有机分支与其互动。更重要和急迫的是，中国的崛起，国际格局的排他、对抗、分裂趋势，也要求发掘和澄清一个真实、含有积极的世界意义的形象。在本文里，当代中国话语，作为人类交际的特定文化体系，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领域、各阶层的交际/传播实践；其中对内和对外的交际/传播活动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的；而内在的话语体系支撑、形塑、改变其发展过程。

当代中国话语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领域各团体以语言和媒介使用为特征的交际实践。它植根中华文化、渗透中国实践、反映中国立场，面向中外受众，因此也受制于独特的组织机制、物质技术、概念体系、言说逻辑、价值原则等等。作为社会交往实践，它不仅是语言符号的集合，也不仅是思想理论的载体，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经济基础、历史关系、跨文化关系等多元要素的统筹综合体。与舞蹈表演、体育竞赛、或武装交火等活动不同，它的区别在于其语言使用和其他媒介使用。中国话语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因而其核心特质是文化的；与其他民族团体的话语既有共性，更有特性。而且，在这个不平等不公正的话语世界秩序中，中国话语处于相对弱势，但其权力又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它并没有固定的边界：中国话语与国际语境密切相连；中国话语可以关于世界、对话世界；中国话语的意义（也）在于世界的理解和回应；当代中国话语反思、扬弃、再创历史传统，想象、前瞻、型塑未来发展。

关于中国话语规律特点问题，国内外已有一定的学术成就和文献积累，^[10,11,12,13,14]但在学界需要进一步拓展，尤其需要普及。当代中国话语研究，作为交际学/传播学的新兴范式，是一项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工作：在理论层面上，从跨历史、跨文化的角度构建一套当代中国话语的研究框架（即哲学、理论、方法、问题系统）；在实证层面上，以该研究框架为依托，分析总结当代中国各领域的话语实践。

当代中国话语具有独特的文化性，反映在其特有的规律和特点。当代中国话语具有恢弘而厚重的民族性，反映在其独特的内在的话语体系。当代体系特色的形成和演进，首先

出自当代中国人的内生动力和创造力；同时也离不开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智慧和精神
的对话，离不开与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交往和当下互动。只有将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放在历史
的纵坐标和跨文化横坐标上，并且在此过程中运用跨学科的视角，即从跨学科、跨文化，
植根本土放眼全球、文化自觉和文化批评的多元维度，才可能准确探测和刻画其运行规则
与特点。

基于这样的全局型、复合型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含有一系列独特
元素：整体的世界观；辩证的思维方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
大同等核心价值。这里，尤为突出的具体特性之一是人民性：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因而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另一个特性是包容性：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如“民主 vs
专制”）；强调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寻求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容纳不同文明的发展路径。还有的重要特性就
是创新性：紧密结合时代特征，提炼出“小康社会”、“一带一路”、“新质生产力”等标识性
概念，体现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品质，等等。

我们将提出一系列关于当代中国话语特点和规律的命题，作为构成当代中国话语理论
框架的重要部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话语体系的战略（目标）和策略（任务）建
议。理论的提出，应该具有问题针对性，为解决特定的问题服务。我们要提出的理论（命
题）正是要回应从本文开端至此所揭示的一系列当代中国话语所面临的现实挑战和理论困
境，内部需求和外部压力。显然，当代中国话语有多重方面、层次、节点，因此以下命题
涉及的点、面各有不同，而且性质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关于全面、整体的，有些是关于特
殊方面或场域的；有些是描述性的，有些是解释性的，有些带有评价性质；有些涉及相关
概念，有些涉及相关价值观；有些关于物质层面，有些关于精神层面。这些命题是最终形
成全面系统有效的当代中国话语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希望也是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
十条命题如下：

以美西霸权为交际语境，以天人合一为交际视野；
以通变易理为交际常态，以平衡和谐为交际准则；
以言不尽意为交际策略，以辩证思维为交际良方；
以权威圭臬为交际依归，以面子资源为交际筹码；
以爱国情怀为交际导向，以文采修辞为交际风雅。

下面让我们展开说明：

(01) 以美西霸权为交际语境。当代中国话语的显著特质，在于其置身于美西方主导却日益多极化的国际秩序之中，并作为一支崛起的力量不断重塑格局。这一关键语境常被西方主流传播理论刻意忽视或遮蔽，反将中国话语污名化为“另类”。放眼全球，这实则是长期不对称、不平等的博弈场：超级大国及其盟友凭借垄断的传播网与海量信息，占据支配与剥削的高位；而中国作为东方话语代表，虽处劣势、屡遭排斥曲解，但随着新兴力量推动多极化形成，这种单极霸权已现逆转曙光。从中国哲学看，这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历史辩证；从人类文明看，这是螺旋式上升的必然进程。具体而言，文化多元、合作共赢、和平民主，正逐步取代“新冷战”、“美国优先”等陈旧论调，成为引领未来的新形象与新主题。

那么，在剖析当代中国话语时，就应揭露批判国际文化霸权及其背后的不公秩序，又要深究此语境对中国话语的塑造及中国的应对得失，包括全球传播能力的演进。实践层面，中国应紧扣全球话语秩序转折的历史契机，内强话语体系，外联亚非拉力量，高扬人类和平发展的理想旗帜。通过持续消解霸权主义，我们终将推动全球话语秩序走向真正的民主化与多样化。

(02) 以天人合一为交际视野。当代中国话语惯持整体视角，在普遍联系中洞察事物的全貌与特质。中国人善于调动这些特性来阐释事实、破解难题，这既是民族心理的投射，也是生存智慧的结晶，更是审视世界、研讨问题、化解危机的独特话语策略。若仅以西方“二元对立”的传播理论为镜，便难以窥见中国话语的这一境界。中国传统哲学中“道生万物”的演化逻辑，构筑了宏阔的整体世界观。正因如此，中国话语常流淌着集体主义热血与家国情怀，在社交中珍视“关系”与“人情”，在生活中践行“天人合一”、敬畏自然；也正因如此，面对逆全球化寒流、保护主义壁垒、“中国威胁”等排他性论调的甚嚣尘上，中国才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包容性新倡议与新话语。

那么，在剖析当代中国话语时，就应深度聚焦这一整体思维策略的运用机理：精准识别其具体语境（应对之题、所处之场、文化之源），细致拆解其表述范式，深刻评估其战略目的与实际效能；厘清中西话语背后的文化差异与社会意义。实践中，毋庸置疑，我们应充分释放整体思维的比较优势，以此为核心筑牢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为推动全球合作共赢、共享安全与繁荣贡献中国方案。

(03) 以通变易理为交际常态。当代中国话语的本质特征在于“变”，这深植于“易”的

哲学传统——宇宙唯一永恒的特性即是变化。不同于西方理论常以静止、固化的视角误读中国，甚至将中国的变革视为表面或虚假，中国话语始终处于动态演进的历史洪流中：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再升华为“和谐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变革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源于三重动力的深层共振：一是与传统对话，在反思历史中扬弃极左思维，赋予儒家“和谐”以社会主义平等的新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二是内部子文化互动，新媒体赋能下，民众、社团与政府多元声音交织，打破了精英垄断，推动话语主体大众化与社会化；三是与外部文明碰撞，在人权等议题上，中国化被动为主动，将外部霸权压力转化为内部法治进步与观念更新的动力。这种因时而变、顺势而为、内外兼修的机制，不仅纠正了西方的认知偏见，更彰显了中国交际在复杂局势中自我革新、螺旋上升的核心常态与生存智慧。

那么，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于深度阐释其演变逻辑并构建自主体系。研究者需超越表象，精准记录并评价话语变迁的过程、意旨与动因，特别要敏锐捕捉新主体、新概念、新符号及新媒介的涌现，厘清支撑这些要素的“话语体系”架构。这不仅要求追溯历史渊源与文化基因，更需剖析内外互动中的博弈与融合。在实践层面，研究应服务于国家战略，推动话语创新：通过革新理念、范畴、表述规则及传播平台，打造具有主体性、反思性与包容性的话语生态。最终，使中国话语体系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利器，既有效回应时代挑战，又为推动人类和平发展的崇高理想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撑与中国方案。

(04) 以平衡和谐为交际准则。当代中国话语的最高价值准则，在于构建与维系“平衡和谐”的社会伦理秩序，即传统“贵和尚中”思想的现代升华。这与西方主流交际理论推崇的“理性真理”及以自我为中心的说服控制逻辑形成鲜明反差：若仅用后者审视中国，必会忽视其独特的“礼”性特质，甚至产生误读。贯穿中国历史的儒家传统，将“和为贵”、“和而不同”及“仁爱”奉为行为圭臬。当今从“和谐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到外交上“合作共赢”、“不冲突不对抗”的倡议，皆是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传统之“和”往往基于等级秩序，而当代中国话语中的“和”则注入了多元、包容与平等的时代内涵，升华为一种动态的“平衡和谐”，成为处理人际、社会乃至国际关系的根本遵循。

对于话语研究而言，核心视角应聚焦于话语如何构建、维系并提升社会和谐关系，同时深刻洞察话语在制造、加剧或转化社会矛盾中的双重作用。实践层面，更需主动倡导并运用这一原则，以此凝聚共识、化解分歧，推动共同目标的实现。我们不仅要检查、评判社会中的话语现象，更要通过优化话语生态来提升整体和谐度。在个人主义膨胀、新自由主义泛滥、保护主义与霸权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重申并践行“平衡和谐”的交际准则

(05) 以言不尽意为交际策略。中国话语的核心策略深植于“言不尽意”的哲学智慧，即拒绝将语言符号与意义机械等同，主张意义具有非确定性与流动性，需赖交际双方的体悟与想象共同生成。这与西方主流理论视语言为固定意义载体、推崇形式逻辑的二元对立思维截然不同。从《周易》的“书不尽言”到老庄的“得意忘言”，中国传统始终对语言的局限性保持清醒，进而演化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虚实相生”等间接表意艺术。尽管现代媒介技术重塑了传播形态，但中国人对“言有尽而意无穷”、“弦外之音”及“沉默是金”的根本体验未变。当今中国话语依然崇尚含蓄、形象乃至缄默的表达，善用寓言、诗词与成语，以“锣鼓听音”“声东击西”的智慧，在虚实之间构建超越字面的深远意境，以此克服言义不对称的困境。

那么，根据言义不对称的理论，中国话语研究必须超越机械、孤立且静止的分析范式，转向动态的意义共创探索。研究者应深入剖析“言不尽意”策略的构成机制、语境效应及其与“平衡和谐”原则的内在关联，使理论建构更加贴近中国现实、精准服务国家需求。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自觉弘扬这种独具东方神韵的话语艺术与智慧，使其成为凝聚共识、化解矛盾的柔性力量；另一方面，亟须搭建跨文化理解的桥梁，向国际社会阐释这一策略背后的文化逻辑，消除因线性思维导致的误读。唯有如此，方能让世界真正听懂中国话语中那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深邃回响，实现从“听得见”到“听得懂”的跨越。

(06) 以辩证思维为交际良方。面对冲突、危机或僵局，中国话语摒弃了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辑——如布什“要么与我们同行，要么与恐怖分子为伍”的绝对化宣示，转而诉诸辩证思维这一交际良方。中国人深谙万物联系的复杂性与转化性，视“祸福相依”、“塞翁失马”为常态，拒绝将世界简单切割为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的截然两端。这种策略体现为：规避极端言辞，转而凸显被忽视的反面或关联因素；批评时先扬后抑，灾难中发掘希望，甚至通过自我反思化解外部矛盾。这不仅是“中庸之道”的处世智慧，更是“以柔克刚”、化危为机的柔性力量，旨在通过强调“你中有我”的共生关系，打破零和博弈的死结，引导各方在动态平衡中寻得转机。基于中国辩证话语理论，研究核心应聚焦于复杂困境中这一特殊策略的运用机制：具体考察其话语形式、运作逻辑及实际效能，解析人们如何通过“正反统一”的言说艺术消解对抗。研究者需深入剖析那些看似模棱两可实则蕴含深意的表达，揭示其背后“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的逻辑理路。在实践层面，应将辩证思维升华为核心处世智慧与解题工具。面对难题，不应直线硬碰，而应主动展开对事物正反面、内在联系及演变趋势的深度探讨。凭借这种全面、动态的视角，不仅能有效缓和矛盾、排除干扰，更能从危机中孕育新机，最终实现问题的创造性解决与社会关系的和谐重构。

(07) 以权威圭臬为交际依归。“权威”作为判别真伪、界定对错的核心标尺，在中西话语体系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西方崇尚基于证据与逻辑的“理性权威”，而当代中国话语则深受儒家传统浸润，更偏重基于职位、资历、年龄及身份的“礼”性权威。古训“名不正言不顺”、“人微言轻”深刻揭示了这种等级观念：权威人物往往被视作真理与道德的化身，其言辞自带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尽管现代媒体与全球化浪潮正在消解传统身份权威的绝对统治力，使其在真理裁定中的权重有所下降，但这种根植于文化心理的敬畏感依然存在，继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社会交往的秩序与话语的效力。

鉴于权威直接关乎真理的裁定与道德的评判，其滥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权威话语研究至关重要。研究应聚焦于话语博弈的深层机制：谁在动用权威？代表何种利益？其合法性依据何在？又是如何与其他说理方式互动的？必须警惕将权威异化为压制异见的工具。在实践层面，我们应倡导“慎用权威”的交际伦理，打破对身份地位的盲目迷信。面对矛盾与争议，不应简单诉诸权威压服，而应回归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多角度、全方位的理性探讨。唯有让真理在平等的对话中越辩越明，而非在权威的阴影下被迫沉默，方能构建真正健康、公正的话语生态。

(08) 以面子资源为交际筹码。面子，不仅是中国人展示光鲜自我的心理需求，更是维系社会关系的核心筹码。不同于西方语用学将“面子”视为对个人形象与行动自由的普遍维护，^[15,16] 中国语境下的“面子”深植于道德修养、人情网络、资产能力与社会成就之中，是一种通过他人尊重与敬佩而确立的社会资本。它绝非个体的自给自足，而是高度关系性的：既包含“台上的”光鲜展示，也隐含“台下的”隐性支撑，二者辩证统一。从个人到组织乃至国家，面子皆神圣不可侵犯，人们往往愿为之付出沉重代价。这种复杂的面子观，使得“给面子”、“留面子”成为话语互动中的关键策略，面子因此转化为一种可运作、可交换的珍贵社会资源，深刻影响着交际的走向与成败。实证研究应深入剖析面子运作的微观机制：谁在主导“面子工程”？其依据何种资本？前台展示与后台支撑如何互动？透过这些实践，可洞悉深层的社会心态与文化逻辑。然而，面子虽贵，不可滥用。在实践中，我们将面子视为一把双刃剑：既要珍视其作为凝聚共识、润滑关系的文化符号价值，适度运用以和谐人际；更要保持批判性自觉，警惕因过度追求虚荣面子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形式主义甚至道德异化。同时，亟需向国际社会阐释中国面子文化的独特内涵，消除“爱慕虚荣”的刻板误读，促进跨文化理解的深化，让这一独特的东方智慧在理性与适度的轨道上发挥其应有的正向效能。

(09) 以爱国情怀为交际导向。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爱国情怀与民族主义并非西

方语境下常被误读的极端排外或霸权工具，而是一种深植于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的特殊情感、思想准则及核心价值观。从远古的炎黄崇拜、屈原的《离骚》悲歌，到近代的“五四”呐喊，再到对百年屈辱史（1840年以来）的集体铭记，这种民族认同感构成了中国话语的精神底色。面对当今世界仍存的不公与霸权，中国人民将反帝反殖的斗争精神转化为捍卫主权、克服困难的强大动力。这种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建设性的，旨在凝聚共识而非制造对立，它贯穿于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各个领域，成为应对危机、激发创造力的精神源泉，与德国纳粹或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话语研究层面，学者需深入挖掘民族主义话语的多维图景：精准界定其活跃的语境领域（如外交博弈、科技攻关、文化输出）与特定场合（如冲突应对、国际竞赛）；细致剖析话语主体（个体精英与集体大众）的构成；系统梳理其具体的表现形式与深层内涵，揭示其如何作为一种动员机制发挥作用。在话语实践层面，肩负着双重使命：对外，必须有力澄清西方媒体与学术界的误解与污名化，从历史纵深与文化传统出发，阐释中国民族主义的独特特质、正当目的及其作为和平发展力量的本质，打破“中国威胁论”的话语陷阱；对内，则需进一步升华这一情感，将其转化为推动国家繁荣、社会进步的持久精神动力，使爱国情怀真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基础。

（10）以文采修辞为交际风雅。在当代中国话语的图景中，文采不仅是语言的装饰，更是直抵人心、引发共鸣的审美核心。与西方话语倾向于理性逻辑与事实陈述不同，中国话语自古便崇尚“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与“文质彬彬”的美学传统。这种独特的修辞观追求声音的韵律美（平仄相间、音节匀称）、文字的形态美（工整对仗）以及意境的深远美（言有尽而意无穷）。从李白的豪迈、杜甫的沉郁，到鲁迅的犀利、钱钟书的诙谐，历代大师皆以语言艺术化腐朽为神奇。即便在现代商业语境中，通过谐音双关（如“随心所浴”、“咳不容缓”）巧妙化用成语，既实现了幽默传播，又延续了汉语特有的文字游戏智慧。这种对形式与意境的双重雕琢，使得中国话语在传递信息的同时，更承载了深厚的情感浓度与文化韵味。

针对这一特质，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应聚焦三大维度：首先，深入剖析中国传统美学原则在当下政治、社会及商业话语中的具体投射，厘清古今审美流变的内在逻辑，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话语美学理论”；其次，动态考察社会转型期大审美趣味的变迁，探究文采修辞如何适应新媒体环境而演化；最后，建立科学的美学评判体系，辩证分析文采运用的得失，警惕过度修饰导致的浮华或歧义。在实践层面，我们应充分挖掘汉语独有的音形义优势，将文采修辞提升为增强话语感染力与传播力的战略资源。不仅要让国内表达更具

“中国气派”与“东方神韵”，更要致力于向世界阐释中国话语的美学密码，打破“中式表达枯燥乏味”的刻板印象，让全球受众在领略汉语形式之美与意境之深的过程中，真正读懂中国故事，实现跨文化的深度共情与理解。

四 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发展战略

未来，中国应该如何强化其话语体系？我们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以下话语策略，成就自身发展，推动世界向善，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一）激活、培育“技术+传播+国际视野”人员和组织

鼓励高校设立“国际传播+人工智能”交叉学科，培养既懂算法逻辑、又精通国际政治和跨文化交流的复合型人才。建立国家级国际传播智能实验室，联动媒体、科技巨头和智库，快速迭代传播策略和技术工具，形成“监测-分析-生成-分发-反馈”的闭环系统。激活“全民外交”主体，借助 AI 工具赋能普通民众、企业和留学生，让他们能轻松制作高质量的多语种内容。生成式 AI 促使传播主体扩容，让人人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二）构建多元传播渠道和平台

借力出海平台与本地化合作,加强与各国本土主流媒体、社交平台的 API 对接和技术合作，将中国内容无缝嵌入当地主流信息流。建设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探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内容分发网络。智能翻译与实时交互：部署高精度的实时语音翻译和跨语言聊天机器人，在国际会议、社交媒体评论区等场景，实现中国观点的即时响应和无障碍交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向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的 AI 技术、数字基础设施。

（三）解构“西方中心”话语

主动设置议题和创新解释框架，打赢“舆论战”和“认知战”。通过跨文化比较分析、历

史分析、种族分析、阶级分析、性别分析等方法，拨开其所谓的“中立性”、“客观性”、“科学性”、“普遍性”、“正义性”的面纱。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消解“丛林法则”，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垄断。凸显现被遗忘、被排挤、被边缘化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讲述各国人民携手抗疫、救灾、科技合作的故事，彰显“同舟共济”；讲好“和平崛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强调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证明各国可立足国情走出和平发展、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增强“全球南方”的自信与觉醒。

（四）生成传播和谐发展的公共话语

宣传全球治理倡议，将其转化为诸如联合国、G20等多边框架下的具体议程。践行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原则。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阐明只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人工智能等全球挑战的命题。在热点上发挥和平缔造者作用，通过穿梭外交推动解决。在维和、援外等领域展现负责任形象，用事实证明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人类文化是一个多元统一体。当代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独特经验是人类发展的宝贵财富。持续提炼“全球文明倡议”等新概念并赋予清晰国际内涵。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国际社会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必须做到言行一致，展现大国担当，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认同。

（五）人工智能赋能话语传播，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算法、算料”体系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AI）和信息技术，实现内容生产、分发机制、价值塑造的系统性变革。打造多语种（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大模型矩阵；建设高质量中文语料库，开发具有中国文化价值推荐算法，让AI习得准确的中国概念和叙事逻辑；利用大数据分析让AI生成符合当地文化语境、审美习惯和情感共鸣的内容（如视频、图文、互动故事）；利用VR/AR和元宇宙技术，打造沉浸式的“云游中国”体验；依托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AI伦理观，积极倡导“智能向善”、“包容普惠”、“安全可控”的全球治理理念。

通过确立植根本土、胸怀世界的传播队伍、知识体系、价值坐标、交际原则、技术平

台，中国不仅能成就自身的文化复兴和大国地位，更能为迷茫的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引领人类走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未来。

五 结语

长期以来，美西方政府和媒体惯于歧视、歪曲、排挤中国；当代中国的崛起更是引起它们的担忧和诋毁，经久不衰的“中国威胁论”便是最好的例证。而涉及中国的美西方主流交际（包括话语、修辞、传播、媒介）学术界，不仅没有放弃殖民思维，不仅没有产出新知，却依然不断老调重弹。正在走向世界中央、肩负大国责任的中国有必要构建自主的话语体系，让中国更好地认识自己，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在本文里，我们指出了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理论，筹划中国话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提出了理论构建和战略筹划的原则。作为本文的重心，一方面，我们阐述和说明了关于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十条命题，并提示了这些理论命题的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另一方面，从中国话语体系的理论认识和世界发展态势出发，我们提出了中国话语未来发展的战略的五条建议。希望这不仅将为我们自己学界认识当代中国（话语），而且也为国际学界理解当代中国（话语），提供新立场、新视角、新模式、新标准、新技术，同时，还为中国学界建立民族身份，为相关国际学界的文化多元对话与创新，提供新依据、新条件、新资源。

参考文献

[1] CHANG J, REN H. The powerful imag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power: the “New Visual Turn” of the CPC’s Propaganda Strategy since Its 18th National Congress in 2012 [J].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28 (1): 1-19.

[2] HINCK R S, MANL J N, KLUVER R A, et al. Interpreting and shaping geopolitics in Chinese media: The discourse of the “new styl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J].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6, 26 (5): 427-445.

[3] LI H T, RUNE S. When London hit the headline: Historical analogy and the Chinese media discourse on air pollution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7, 234: 357-376.

[4] LIN C F. Red tourism: Rethinking propaganda as a social space [J].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2015, 12 (3): 328-346.

[5] SUN W N. Mission impossible? Soft power, communication capacity,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med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0, 4: 54-72.

[6] WANG J. Represent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ideologies in President Xi Jinping's discourse [J]. *Discourse & society*, 2017, 28 (4): 413-435.

[7] Shi-xu,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 [M].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24: 9-23.

[8] 施旭. 文化话语研究 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 (第2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21-37.

[9] YUAN Z M.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at twenty [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 2026: 1-11. <https://doi.org/10.1080/17447143.2026.2624079>.

[10] 陈国明. 中华传播理论与原则 [M].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 3-21.

[11] Shi-xu. *A cultural approach to discourse*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56-115.

[12] 施旭. 动荡世界下中国话语全球传播研究 [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33 (1): 107-115.

[13] 施旭, 赵丹彤, 麦丽哈巴·奥兰, 等. 话语研究新发展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 49-73.

[14] 袁周敏. “一带一路” 倡议背景下中国 - 东盟贸易话语研究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20: 17.

[15] BROWN P,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61.

[16] GOFFMAN E.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M].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5.